

詞 論

宋詞聲律探源大綱

劉永濟 著

中 華 書 局

謹以此書紀念劉永濟教授誕辰一百二十二周年

劉永濟集

出版說明

劉永濟(一八八七—一九六六)，字弘度，別號誦帚，晚號知秋翁，室名易簡齋、微睇室、誦帚庵，湖南新寧人。幼秉家學，愛好文藝。曾就學於近代著名詞人況周頤(號蕙風)、朱祖謀(號彊邨)門下，深得詞家三昧。從上世紀二十年始，先後任教於長沙明德學校、東北大學、武漢大學，並長期擔任武漢大學文學院院長。一九六六年“文化大革命”運動起，劉永濟先生被打成“反動學術權威”、“封建遺老”，並於同年十月二日含冤辭世。

劉永濟先生治學謹嚴，博通精微，在屈賦、文心雕龍、詩、詞、曲、賦諸多研究領域均卓有建樹，為海內外學術界所推重。

我們此次出版《劉永濟集》，編為《屈賦通箋·箋屈餘義》、《屈賦音注詳解附屈賦釋詞》、《文心雕龍校釋附徵引文錄》、《十四朝文學要略》、《唐人絕句精華》、《唐五代兩宋词簡析·微睇室說詞》、《詞論·宋词聲律探源大綱》、《宋代歌舞劇曲錄要·元人散曲選》、《文學論·默識錄》、《雲巢詩存·誦帚詞集傳略年譜》共十種。這些著作在相關領域都曾產生過很大的影響。其中，除收錄此前曾陸續刊行的專著外，還搜集、編輯出版劉永濟先生的未刊手稿、講義及部分散篇論文。

《劉永濟集》的出版，得到劉永濟先生家屬的鼎力支持，我們表示由衷的感謝。武漢大學為劉永濟先生著作的出版，提供

了珍貴的資料並付出了艱辛的勞動，謹致謝忱。

謹以此書的出版，紀念劉永濟教授誕辰一百二十二周年。

中華書局編輯部

二〇〇九年十二月

編輯者：劉茂舒 劉茂新

本冊收錄《詞論》、《宋詞聲律探源大綱》兩種。

《詞論》以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本校訂重排，
《宋詞聲律探源大綱》以劉永濟先生手稿本錄排。另增
附《略談詞家用典的問題》與《略談詞家抒情的幾種方
式》兩篇文章，以供參考。

詞 論

卷上 通 論

名 誼 第 一

詞者，其始蓋衆制之通稱也。專目一體，未知所自。昔賢於此，亦多不詳。掇拾舊聞，約有兩誼：一者，樂家有聲有詞，古人緣詞製調，後人倚聲填詞，略聲舉詞，故曰詞也；

沈括《夢溪筆談》：古樂府皆有聲有詞，連屬書之，如曰“賀賀賀”、“何何何”之類，皆和聲也。今管絃中之纏聲亦其遺法也。唐人乃以詞填入曲中，不復用和聲。

方成培《香研居詞麈》：古者詩與樂合，而後世詩與樂分；古人緣詩而作樂，後人倚調以填詞。古今若是其不同，而鐘律宮商之理未嘗有異也。

按沈約《宋書》謂吳歌雜曲：“始皆徒歌，既而被之絃管，又有因絃管金石造歌以被之。”況周頤曰：“填詞家自度曲，率意爲長短句，而後協之以律。”此前一法也。前人本有此調，後人按腔填辭。此後一法也。

二者，詞者音內而言外，音屬宮調，言指歌詞，宮調內而難知，歌詞外而易見，簡內稱外，故曰詞也。

況周頤《蕙風詞話》：意內言外，詞家之恒言也。《韻會舉要》引《說文》作“音內言外”，當是所見宋本如是。以訓詩詞之詞，於誼殊優。凡物在內者恒先，在外者恒後。詞必先有調，而後以詞填之。調即音也。亦有自度腔者，先隨意爲長短句，後綴以律。然律不外正宮、側商等名，則亦先有而在內者也。凡人聞歌詞，接於耳，即知其言，至其調或宮或商，則必審辨而始知，是其在內之徵也。唯其在內而難知，故古云知音者希也。

張惠言《詞選叙》：詞者，蓋出於唐之詩人采樂府之音以製新律，因係其詞，故曰詞。

按《說文解字》曰：“辭，意內而言外也，從司言。”段玉裁曰：“有是意於內，因有是言於外，謂之辭。……辭與辛部之辭，其義迥別。辭者，說也，從絃辛。絃辛猶理辜，謂文辭足以排難解紛也。然則辭謂篇章也。辭者，意內而言外，從司言。此謂摹繪物狀及發聲助語之文字也。……司者，主也。意主於內而言發於外，故從司言。陸機《文賦》曰：‘辭呈材以效技，意司契而爲匠。’此字上司下言者，內外之意也。”段君以摹繪物狀及《文賦》語釋司言之意，與詩詞之詞雅切。況君從《韻會》釋作“音內”，陳義雖高，疑非正詁。又致堂胡氏《酒邊集序》曰：“名之曰曲，以其曲盡人情耳。”於理亦當，亦非確訓。

然則，詞之爲體，廣包聲律曲調；而詞之立名，局指字句篇章。非始製之正名，實約定而成俗，概可知矣。是以有宋一朝，異名殊衆。其曰曲子，曰樂府，曰樂章，曰琴趣，曰笛譜者，從其入樂而爲名也。

按王灼《碧鷄漫志》曰：“蓋隋以來，今之所謂曲子者漸興，至唐稍盛，今則繁聲淫奏殆不可數。古歌變爲古樂府，古樂府變爲今曲子，其本一也。”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曰：“《東山寓聲樂府》三卷，賀鑄方回撰，以舊譜填新詞，而別爲名以易之，故曰寓聲。”今考宋人詞集：以曲名者，則有王安石臨川、姜夔白石、史浩鄮峰諸家；以樂府名者，則有蘇軾東坡、楊萬里誠齋、康與之伯可、曹勛松隱、周必大平園、姚寬西溪、楊冠卿客亭、陳深寧極諸家；以樂章名者，則有柳永耆卿、劉一止行簡、洪适景伯諸家；以琴趣外篇名者，則有歐陽修永叔、黃庭堅山谷、晁補之无咎、晁端禮次膺、葉夢得石林、趙彥端介庵諸家；而周密《草窗詞》名《蘋洲漁笛譜》，張輯《東澤詞》名《清江漁譜》；皆從入樂立名者也。

其曰樵歌，曰漁唱，曰浩歌者，從其可歌而爲名也。

按朱敦儒希真詞名《樵歌》，陳允平西麓詞名《日湖漁唱》，蔡柟堅老詞名《浩歌》，皆從可歌立名者也。

其曰詩餘，曰長短句者，從其體制篇章而爲名也。

按宋人詞名詩餘者至多，而南宋人集，前人詞名《草

堂詩餘》，意謂詞體出於詩，爲詩之餘也；至如秦觀少游、辛棄疾稼軒、劉克莊後村諸家詞名長短句，亦謂詞體以長短雜言成之：皆從篇體立名者也。

竊嘗推闡其誼，蓋有可言者焉。夫論文學之始者，厥惟風謠。風謠之興，必資三者：一曰歌辭；二曰音樂；三曰舞蹈。歌辭以宣其情，音樂以象其聲，舞蹈以表其容，三者協和，而後文之爲藝也始精，其感人也始力。泛觀往古衆制，惟樂府爲能兼之。而詞者，樂府之正傳，有其長而通其變者也，故能發人情之秘奧、通樂理之精微、濟詩歌之絕運、開戲曲之先河，可謂兼包衆美者矣。此一事也。詩自五言倡於漢代，七言成於魏世，一句之中雜有單偶之辭，氣脈疏蕩，已較四言平整者爲優，然而錯綜之妙，變而未極。填詞遠承樂府雜言之體，故能一調之中長短互節，數句之內奇偶相生，調各有宜，雜而能理，或整若雁陣，或變若游龍，或碎若明珠之走盤，或暢若流泉之赴谷，莫不因情以吐字、準氣以位辭，可謂極纖綜之能事者矣。此又一事也。文學之美，有色有聲。聲成於平、上、去、入，而極於清濁、陰陽，沈休文所謂宮羽相變、低昂舛節者，是也。詞家於此，尤爲擅場，既辨五聲，復嚴上、去。一聲或硤，則一句落腔；一句或乖，則全篇失調。研律之工，精入毫髮，而一準天籟，匪由力至，亦可謂得音理之微妙者矣。此又一事也。文家遣辭，雅言則違俗，俗言則傷雅。用之廊廟者，

不諧於里巷；習於民衆者，不重於士夫。求其通上下之用、兼雅俗之宜，無施而不可者，厥惟填詞。故能高者比隆於《風》、《雅》，下者毗美於歌謠。經史之辭、民俗之諺、方里之音、古今之語，一入名手，俱皆妙諦。牢籠之廣、包舉之大，有文字以來殆無與比者焉。此又一事也。

總此四事，詞之本體已足度越往制。故雖分鑣詩賦而能奪幟文壇，雖晚出後代而能炳曜千古，非偶然也。世有以周、柳衍爲慢曲而後此體始廣，蘇、辛振以風力而後此體始尊者，豈探源之論哉。

緣起第二

溯詞體之緣起者多矣。綜比而觀，約有兩說。探索遠源者，謂詞者六代樂府之流變也，北曲之《捉搦》、《企喻》，南歌之《子夜》、《懊儂》，以及梁、隋君臣頌酒賡色之所作，皆其濫觴也。

朱弁《曲洧舊聞》：詞起於唐人，而六代已濫觴矣。梁武帝有《江南弄》，陳後主有《玉樹後庭花》，隋煬帝有《夜飲朝眠曲》，豈獨五代之主：蜀之王衍、孟昶，南唐之李璟、李煜，吳越之錢俶，以工小詞爲能文哉。

楊慎《詞品序》：詩、詞同工而異曲，同源而分派。在六朝若陶弘景之《寒夜怨》、梁武帝之《江南弄》、陸瓊之《飲酒樂》、隋煬帝之《望江南》，填詞之體已具矣。

沈雄《古今詞話》：楊用修云：“填詞必溯六朝者，亦昔人

探河窮源之意。”長短句，如梁武帝《江南弄》云：“衆花雜色滿上林，舒芳耀彩垂輕陰，連手摯蹀舞春心。舞春心，臨歲腴。中人望，獨踟躕。”梁僧法雲《三洲歌》一解云：“三洲。斷江口，水從窈窕河旁流。啼將別共來，長相思。”二解云：“三洲。斷江口，水從窈窕河旁流。歡將樂共來，長相思。”梁臣徐勉《迎客曲》云：“絲管列，舞曲陳，含聲未奏待嘉賓。羅絲管，陳舞席，斂袖嘿唇迎上客。”《送客曲》云：“袖繽紛，聲委咽，餘曲未終高駕別。爵無算，景已流，空紆長袖客不留。”隋煬帝《夜飲朝眠曲》云：“憶睡時，待來剛不來。卸妝仍索伴，解佩更相催。博山思結夢，沉水未成灰。憶起時，投簽初報曉。被惹香黛殘，枕隱金釵裊。笑動林中鳥，除却司晨鳥。”王叡《迎神歌》云：“糴草頭花柳葉裙，蒲葵樹下舞蠻雲。引領望江遙滴淚，白蘋風起水生紋。”《送神歌》云：“根根山響答琵琶，酒濕青莎肉飼鴉。樹葉無聲神去後，紙錢飛出木棉花。”此六朝風華靡靡之語，後來詞家之所本也。略輯於此。

王世貞《藝苑卮言》：詞者，樂府之變也。昔人謂李太白《菩薩蠻》、《憶秦娥》，楊用修又傳其《清平樂》二首，以爲調祖，不知隋煬帝已有《望江南》詞。蓋六朝諸君臣頌酒賡色，務裁艷語，默啓詞端，實爲濫觴之始。

徐世溥《悅安軒詩餘序》：樂府變爲吳趨越艷，雜以《捉搦》、《企喻》、《子夜》、《讀曲》之屬，流爲詩餘，詩餘流爲詞，詞變爲曲，而樂府盡亡。……《子夜》、《懊儂》諸辭，亦後世之風也。顧其淫聲甚於鄭衛，不可以入《風》，然而不害其爲樂府。繇是始生詩餘。則詩餘者，接樂府，通歌謠，開詞曲，合《風》、《雅》之餘而爲言，所兼豈不大哉。乃其源始於吳聲小令。

毛奇齡《西河詞話》：白樂天《花非花》詩、唐人《醉公子》

詞、長孫無忌《新曲》、楊太真《阿那曲》，自是詞格。它若《回鶻》、《石州》、《阿鞞回》、《回波樂》、《烏鹽角》、《鸚鵡堆》、《水調歌頭》諸名，俱是樂府，然其語有近詞者，則亦可以詞名之。如隋帝《望江南》、徐陵《長相思》，亦何嘗是詞，而句調可填，即爲填詞。由是推之，則梁武《江南弄》諸樂以及鮑照《梅花落》、陶弘景《寒夜怨》、徐勉《迎客》、《送客》、王筠《楚妃吟》、梁簡文《春情》、隋煬《夜飲朝眠曲》，皆謂之古詞，何不可哉。

徐鉉《詞苑叢談凡例》：填詞原本樂府。自《菩薩蠻》以前，追而溯之，梁武帝《江南弄》、沈約《六憶》詩，皆詞之祖。

推求近因者，謂詞乃唐人律、絕之所嬗化也，《竹枝》、《楊枝》之曲，《涼州》、《伊州》之歌，以及伶官、伎女旗亭畫壁之所唱，皆其權輿也。

王灼《碧鷄漫志》：唐時，古意亦未全喪。《竹枝》、《浪淘沙》、《拋球樂》、《楊柳枝》乃詩中絕句，而定爲歌曲，故李太白《清平調》詞三章皆絕句。元、白諸詩，亦爲知音者協律作歌。

又：今黃鐘商有《楊柳枝》曲，仍是七字四句詩，與劉、白及五代諸子所製並同，但每句下各增三字一句，此乃唐時和聲，如《竹枝》、《漁父》，今皆有和聲也。

又：今《涼州》見於世者凡七宮曲，曰黃鐘宮、道調宮、無射宮、中呂宮、南呂宮、仙呂宮、高宮，不知西涼所獻何宮也。然七曲中，知其三是唐曲，黃鐘、道調、高宮者是也。

又：《伊州》見於世者凡七商曲：大石調、高大石調、雙調、小石調、歇指調、林鐘商、越調，第不知天寶所製，七商

中何調耳。

朱熹《語類》：古樂府只是詩中間添却許多泛聲，後來人怕失了那泛聲，逐一添個實字，遂成長短句。今曲子便是。

胡仔《苕溪漁隱叢話》：《蔡寬夫詩話》曰：大抵唐人歌曲本不隨聲爲長短句，多是五言或七言詩。歌者取其辭與和聲相疊成音耳。予家有古《涼州》、《伊州》辭，與今遍數悉同，而皆絕句也。豈非當時人之辭爲一時所稱者，皆爲歌人竊取，播之曲調乎？

宋翔鳳《樂府餘論》：謂之詩餘者，以詞起於唐人絕句，如：太白之《清平調》，即以被之樂府；太白《憶秦娥》、《菩薩蠻》，皆絕句之變格，爲小令之權輿；旗亭畫壁賭唱，皆七言斷句。後至十國，遂競爲長短句，自一字，兩字，至七字，以抑揚高下其聲，而樂府之體一變。則詞實詩之餘，遂名曰詩餘。

方成培《香研居詞麈》：古者詩與樂合，而後世詩與樂分；古人緣詩而作樂，後人倚調以填詞。古今若是其不同，而鐘律宮商之理，未嘗有異也。自五言變爲近體，樂府之學幾絕。唐人所歌，多五、七言絕句，必雜以散聲，然後可被之管絃，如《陽關》詩，必至三疊而後成音，此自然之理。後來遂譜其散聲，以字句實之，而長短句興焉。故詞者，所以濟近體之窮，而上承樂府之變也。

《四庫全書總目·詞曲類》：詞、曲二體，在文章、技藝之間，厥品頗卑，作者弗貴，特才華之士以綺語相高耳。然三百篇變而古詩，古詩變而近體，近體變而詞，詞變而曲，層累而降，莫知其然。究厥淵源，實亦樂府之餘音、風人之末派。其於文苑，同屬附庸，亦未可全斥爲俳優也。

按綜觀上述各條，當知三事：一者，詞句長短由填實字入泛聲、和聲、散聲而成也；二者，詞調皆承教坊曲調而廣變之也；三者，唐人歌詩之法與後世唱詞之法相關至切也。此皆從詞之成形及其與音樂之關係考之，知其源出唐人絕句也。至《樂府餘論》及《四庫總目》謂其出於近體，而近體實兼包律詩與絕句而言。今觀詞中，如皇甫松《怨回紇》，五言律也，馮延巳《瑞鸛鳴》，七言律也，特不如絕句之多耳。

至晉賢汪氏謂長短句法源出三代、兩漢，

汪森《詞綜序》：自有詩而長短句即寓焉，《南風之操》、《五子之歌》是已。周之《頌》三十一篇，長短句居十八；漢《郊祀歌》十九篇，長短句居其五；至《短簫簫歌》十八篇，篇皆長短句：謂非詞之源乎？

藥園丁氏稱煩促詞調合於三百五篇，

丁澎《藥園閒話》：詞者，《詩》之餘也。然則，詞果合於《詩》乎？曰：按其調而知之也。《殷其雷》之詩曰：“殷其雷，在南山之陽。”此三、五言調也。《魚麗》之詩曰：“魚麗於罍，鱉鯈。”此二、四言調也。《還》之詩曰：“遭我乎穢之間兮，並驅從兩肩兮。”此六、七言調也。《江泛》之詩曰：“不我以，不我以。”此疊句調也。《東山》之詩曰：“我來自東，零雨其蒙。鸛鳴於垤，婦嘆於室。”此換韻調也。《行露》之詩曰：“厭浥行露。”其二章曰：“誰謂雀無角。”此換頭調也。凡此煩促相宣，短長互用，以啓後人協律之原，豈非三百篇實祖禰哉。（引見《詞苑叢談》）

是又好古之士欲推崇此體者之論也。而輕之者，或以風氣貶之，或以體裁卑之。

按沈際飛《草堂詩餘四集序》：“說者曰：周人製爲樂章，漢世則有樂府。晉宋之際有古樂府，與漢人之樂府不可同日語也。再變而爲隋、唐、五代之樂歌，又變而爲宋、元之長短句，愈降愈下矣。”此以風氣貶詞者也。或曰：“曰風、曰雅、曰頌，三代之音；曰歌、曰吟、曰行、曰操、曰辭、曰曲、曰謠，兩漢之音；曰律、曰排律、曰絕句，唐人之音。詩至於唐而格備，至於絕句而體窮。宋不得不變而之詞，元不得不變而之曲。”此以體裁貶詞者也。

故沈天羽有體備情至之辨；

《草堂詩餘四集序》：詞吸三唐以前之液，孕勝國以後之胎。斟量推按，有爲古歌謠辭者焉；有爲騷賦、樂府者焉；有爲五、七言古者焉；有爲近體、歌行者焉；有爲五、七言律者焉；有爲五、七言絕者焉。而元人之曲，則大都吞剝之。故說者又曰：通乎詞者，言詩則真詩，言曲則真曲。斯爲平等觀歟。而又有似文者焉；有似論者焉；有似序記者焉；有似箴頌者焉。於戲！文章殆莫備於是矣！非體備也，情至也。情生文，文生情。何文非情，而以參差不齊之句寫鬱勃難狀之情，則尤至也。……夫李白之《憶秦娥》、《菩薩蠻》，王建之《調笑令》，白居易之《憶江南》，昔日以爲詩而非詞，今日以爲詞而非詩。讀者自作歧觀，而作之者夫何歧乎。故詩餘之傳，非傳詩也，傳情也，傳其縱古橫今，體莫備於斯也。